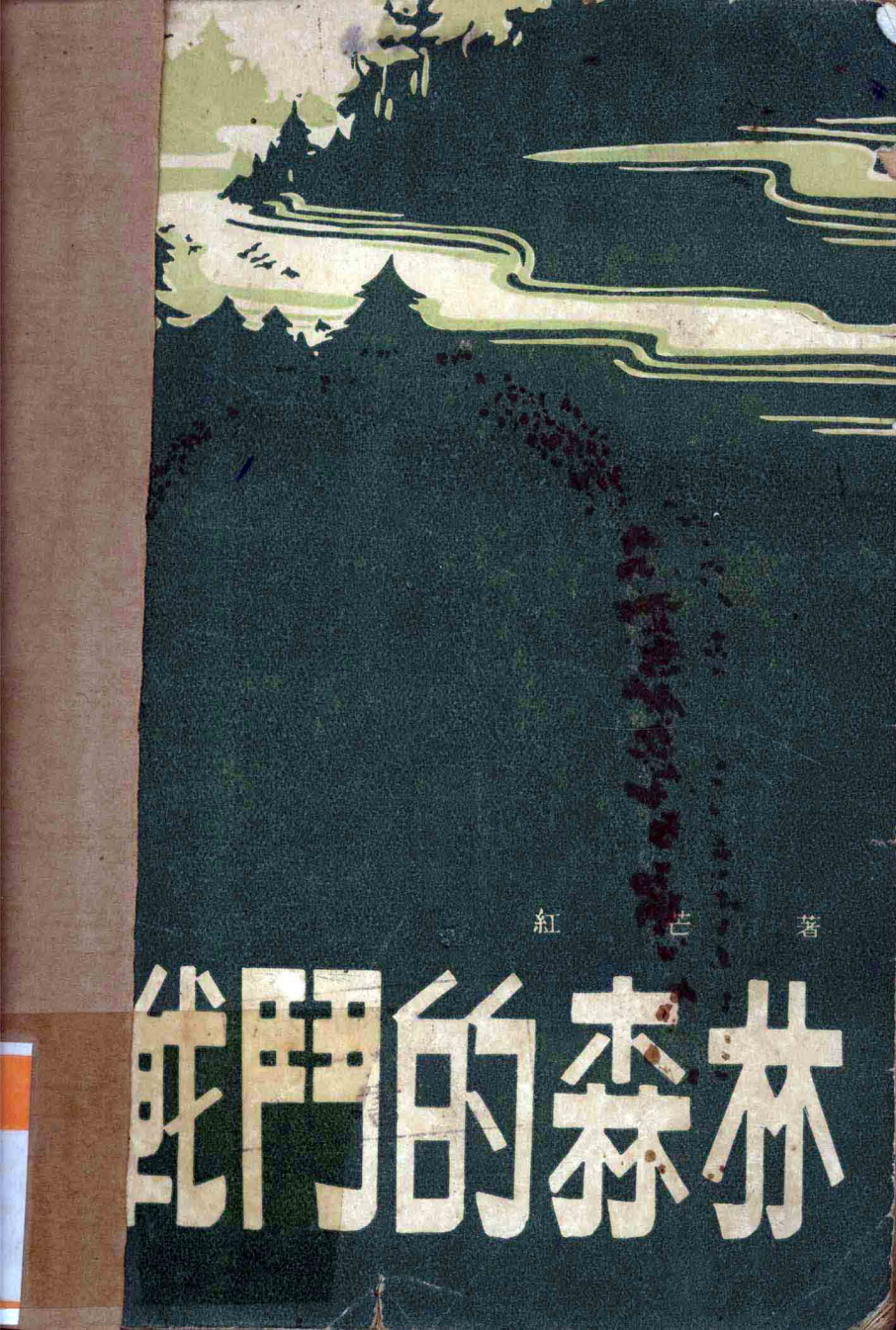




紅 芒 著

戰鬥的森林

边疆文艺选集之十三

戰鬥的森林

紅 芒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六·昆明

內 容 提 要

這部中篇小說描寫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在雲南邊疆進行營建的鬥爭生活。小說以原始森林作背景，通過歐陽文賢和萬強這兩個老戰友的活動，展開了兩種對立的思想——先進思想和保守思想的尖銳的矛盾和衝突；並揭示了慣於故步自封、不愛學習的人，必將成為社會主義的絆腳石，只有艱苦學習，熱愛科學，不斷提高文化知識水平，才不致掉隊、落後。此外，小說還通過邊防戰士張建青、普麥利、小阿雀和苗家兒童小米龍、依琺等人物，生動地刻劃了邊疆戰士的忘我勞動熱情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以及邊疆兒童和解放軍之間的深厚的情誼。對於邊疆的鬥爭生活和自然景色，在這部小說中都有較生動的描寫。

邊疆文藝選集之十三

戰鬥的森林

※

著者：紅 芒

出版者：雲南人民出版社（昆明書林街100號）

印刷者：軍區印刷廠 發行者：新華書店雲南分店

※

1956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字 數：70,000

開 本：787×1092 $\frac{1}{32}$ 印 張：3 $\frac{7}{16}$ 印 數：1——7096

（雲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新字第0011號）

統一書號：10116·42

定價：0.31元

目 次

一 卡車上	1
二 重逢	6
三 歡聚	13
四 不愉快的會談	22
五 巡邏	27
六 在營部	33
七 卡木嶺在顫抖	41
八 壓制	51
九 爭辯	59
十 生鏽的螺絲釘	67
十一 森林之夜	71
十二 意外的變化	80
十三 新舊交替的時候	89
十四 森林在歡笑	95
十五 送行	99

封面設計：梅肖青

一 卡車上

——邊境是永遠不會褪色的

紅河兩岸永遠被春色籠罩着。雖然現在已經是初冬季節，但這裡却連一點秋天留下的痕跡也看不到。層層疊疊的梯田，綠油色的田野，蔥翠的山崗，繁茂的菓園，還有那珠實纍纍的咖啡林……它們簡直把邊地聯成了一片綠色的海洋，使人很難找出一點空隙的地方來。雖然傣族人的村落在陽光照耀下，露出一片白色的屋頂，但也被那萬綠叢生的樹叢緊緊地擁抱着，好像生怕這些整潔的竹舍會被紅河的流水帶走了似的。

紅河兩岸的土壤總是那樣澤潤，肥沃，也許是這條美麗的河流哺給了它豐富的滋養，在他的周身，好像隨處都能擠出奶汁來似的。傣族人的二季稻剛剛把它的嫩黃色的穀穗吐了出來，陣陣和風，像一隻柔和的手輕輕地拂過那綠油色的田野，稻田里立刻捲起了一陣綠色的微波，發出一陣陣像少女梳着自己髮辮似的細小聲响。

在那些整潔的傣族村落後面，矗立着無數翠綠的山崗，像一堆堆好看的錦繡呈現在人們的眼前，其中有一座山崗特別引人注目：它的周身被聚居在山里的傣族人民刻成了層層的梯田，遠看去，宛如一座古老的金字塔，而在这塔頂上，還長着三棵年青的青松，看起來真有出類拔萃之美！再往後，

便是那連綿不絕的巍峨的山嶺，它們的頂尖和天際相連，乳白色的雲朵終年迷戀着那些雄偉的高峯。啊！邊地的山嶺呵！你是這樣的巍峨，是不是在那遠古的年代里，我們的祖先為了防禦外寇的侵入，才用他巨大的雙手把你們堆積起來。

紅河，像一條玉帶似的，曲折地從這窄長而美麗的壩子中間越過，她是那樣平靜地流着，在這和平的日子里，她不愿意用激流的声响冲破這深山中的平靜。這時候，只聽見在河對岸飄起了一支優美動聽的山歌，一個年青的傣族姑娘斜騎在一條水牛背上，正從紅河上晃游過來，而在那澄明如鏡的水面上，有一隻銀色的水鷗順着河面輕掠而過，水面上立刻出現了一條美麗的漣漪，隨即她敏捷地將身子翻插而上，又重新在紅河的上空自由翱翔，還不時低下頭來朝下面看一看，好像要藉着明亮如鏡的河面照一照自己優美的舞姿似的。

“嗚噲！嗚噲！”忽然，從遠處傳來一陣馬達聲，這聲音立刻打破了深山的寂靜，只見一輛十輪卡車拖曳着一條飛捲着的塵土，順着那條黃金色的公路奔馳過來。現在，從山麓轉彎的地方和平靜的河水里，已經可以清楚的看見正在前進着的卡車的倒影了。卡車上裝滿了運往邊城的貨物，在那裝得結結實實的貨堆上，坐着兩位身着軍服的“客人”——兩個從步兵學校畢業後準備回到前哨部隊去的“客人”。

坐在車上的兩個軍人，一個名叫歐陽文賢，是×邊防團一個紅軍連隊的指導員；另一個叫程英，是同一個團的第三連連長。他們用肘支撐着上身，並肩斜躺在貨堆上，身子隨着卡車的顛簸而搖晃着；他們環視四周，只覺得高山在為他

門旋轉，河水在朝着相反的方向流動，路旁的香蕉林舞動着它們寬大的叶子，像一羣年青的姑娘在輕盈舞蹈。卡車飛速地行駛着，疾風任意吹打他們的頭髮，路旁的樹枝不時打在他們扑滿塵土的臉上，但他們誰也沒有說話。程英只顧貪婪地欣賞着紅河兩岸的風光，臉上流露出不可抑制的激動。

“多美呀！”他讚美地想，“紅河兩岸對自己並不生疏呀，甚至能蒙着眼睛說出每一棵樹、每一塊石頭的位置來，可是，離開這裡只不過兩年多的時間，一切都變得更加美麗起來……”

歐陽文賢手里拿着一張報紙，細心地讀着一些有關國家建設的文章。停一會，他好像想起了一件什麼心事，眼睛離開了報紙，焦急不安地看了看錶，用肘碰了碰程英的肩膀說：

“老程，現在已經三點鐘了。我看今天是趕不到森林裡去了。”

程英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一直到聽見歐陽文賢說話才猛醒過來，但他立刻明白了歐陽文賢心裡焦急的原因，他笑了笑說：

“你想早一點兒和萬強，和你的戰士見面，是不是？不過，不要着急，只要營長批准，我們馬上就趕到森林裡去。噫！真有意思，昨天晚上做夢還叫萬強哩！”說到這裡，程英用羨慕的眼光看着歐陽文賢說：“你們倆團結得真好！說句笑話：甚至我都感到有點兒——‘嫉妒’！”

“老程哪！說實在話，我對自己的老婆還沒有這樣想過。自從宣佈了畢業生名單那天起，我就沉不住氣啦！總想早一點兒和他們見面。我想，今天和萬強見了面，他一定會高

兴得嚷起来：“哈！歐陽呵！你这傢伙，可把你盼回来啦！”
歐陽文賢說得很激動，还学着万强說話的表情。

卡車爬上了一座高山的脊嶺，从这里向下俯瞰，只見一望无际的云雾像海洋一样盪漾在羣山之間，这时汽車就像行駛在云端里一般，原來那些令人仰望得脖子發酸的崇山峻嶺，現在都被浸沒在这一片云海里了，上面只露出几座蒼翠的峯頂，宛如羣島飄浮在海面。公路在山脊上延伸得不远，又曲折地向山脚下伸去，就好像大山伸出了一条長舌，貪饞地去舐那一片云海的乳汁。卡車開始順着山坡向下行駛，不一会，整个車身和那兩位“客人”也一齐鑽到一片云海里去了……一会儿，卡車又出現在另一架大山上，它穿过了这一片廣闊的云海，現在又開始行駛在云端上。

卡車繼續前進着。駕駛員机警地注視着前方，灵巧地轉動着方向盤，車身時而奔馳在廣闊的平壩上，時而出現在削壁懸崖下，時而越过高聳在兩山之間的橋樑，時而又隱沒在漫長的棕樹林里。公路兩旁的景物，忽地迎着卡車拼命地冲了上來，又忽地倒向后方……

“看！洗馬寨，到啦！”程英兴奋地嚷起來。

“准备下車。”歐陽文賢說着，開始收拾行李。

卡車開到卡木嶺山脚下了。程英用一根小木棍在車棚上敲了三下，这是他們和駕駛員約好的“暗号”。

卡車应声停了下來，駕駛員从車窗里探出头來，太陽把他臉上的汗珠照得晶晶發亮。他塗滿了油膩的臉上掛着十分不滿的表情，激動地揮着手，大声嚷道：

“真稀罕！又叫停車，這已經是第五次啦！也不知道你

們有多少熟人，苗家寨子里有，哈尼寨子里有，傣族、傣族寨子里都有，哼！好像這一帶都成了你們的親戚啦。真稀罕！一拥上來就是一大幫，把車子包圍得水洩不通，幸好是一輛卡車，要是一口木箱子的話，我看他們非抬起來不可，哼！真稀罕！”

駕駛員這一頓牢騷，倒把他們逗得大笑起來。

“哈哈！真稀罕！”程英打趣地學着駕駛員的語氣說：

“駕駛員同志，我們不是看親戚，現在要向你告別啦！”說着，他們一齊跳下車來。

“告別？！不是說到洗馬寨下車嗎？”駕駛員的口氣立刻緩和下來。這位駕駛員是這樣一個人：能為一丁點兒小事馬上激怒起來，但是當他感到自己輸理的時候，也能馬上把氣消下去。

“你看！那不是洗馬寨嗎？”程英指着河對岸的一個苗家寨子說。“記住吧，以後你就熟悉啦。”

“駕駛員同志，”歐陽文賢走上去緊握着他粘滿了油膩的手說，“對不起，今天在路上就誤了你的時間，你的批評很直爽，我們誠懇接受；不過對你剛才的說法，我還有一點兒不同意。咱們打个比方說吧：譬如有一次你出門很久，家里人都很盼望你回來，有一天，你突然回到家了，這時候爹呀，媽呀，哥哥嫂嫂、弟弟妹妹都上來迎接你，向你問長問短，你說，在這種情況下你能一句話不說扭頭就走？！嗯？”歐陽文賢有意的歪了歪頭，微笑地看着他的眼睛，好像說：你回答這個問題呀！

駕駛員眼睛直楞楞地瞅着歐陽文賢，連半個字兒也吐不

出來，鼻尖開始冒着汗。

“當然，這也不能怪你，”歐陽文賢笑着說，“因為你剛來，還不了解這些，等你和這裡的人接近多了，就會知道的。好，再見吧！駕駛員同志。”

“再見！”駕駛員迅速從司機室跳出來，使勁地握着他們的手。

他們走了老遠，還向駕駛員揮手。駕駛員把帽子脫下來，在空中揮舞，高聲嚷着：“再見！”現在他對這兩個誠摯、熱情的軍人的突然離開感到有些不安和依戀起來，他覺得他的卡車上不只是走了兩個‘客人’，好像整個貨物都被卸掉了似的……他一個人在車旁呆站了許久，一直看着歐陽文賢和程英的身影消失在卡木嶺山坡上的松林里，才把卡車開走。

二 重 逢

歐陽文賢和程英從營部辦公室走出來，他們沒有見到營長，因為營長到二連工地去了，他們只在電話里和營長說了話，並且要求先讓他們回連里去看一看，明天再到團部去報到。營長本想馬上回來看一看他們，因為工作不能抽身，只好批准了他們的要求。

一出營部門口，他們就分手各自回連隊去了。

歐陽文賢一個人向着卡木嶺山南走去。當他爬上第一座山峯時，一個動人的場面立即展現在他的面前：那一望無邊的原始森林，一直延伸到目所能及的遠方，這一帶全是“青

一色”的松林，它們把卡木嶺裝飾得分外葱翠可愛。森林隨着山嶺起伏着，就像漫无边际的深綠色的海浪向他湧來。在这里，已經分不清每棵樹的枝桠是怎样生長着，也看不出一棵樹的完整形态，它們是那樣緊密地挤在一起，远看去，就像綿羊身上的絨毛那樣繁密、濃厚。歐陽文賢站在羣山的最高峯，貪婪地觀賞着這大自然的壯麗圖景。他用手把軍帽向后推了推，飽飽地吸了几口新鮮潮濕的空氣，自言自語地說：“啊！边疆，您為祖國蘊藏着多少財富呵！”

歐陽文賢在山峯上站了好一会，才依依不捨地順着一條新修的馬路走進森林。馬路上潮濕的土壤散發着新的泥土芬芳，路面上刻划着一條條深刻的卡車膠輪的齒印，在那被切削了的石壁上，砲眼的痕跡還磷磷可見，馬路像一條馴服的長蛇，蜿蜒于羣山之麓，多折地伸向森林的深处。走了几步，只見路旁插着一塊木板，上面寫着“毛澤東南路”幾個大字；又走了不远，就看見有一個用木板做的指路標掛在樹上，上面画了一隻手，指着：“英雄第一寨由此去！”

一走進森林，就像在夏天里跳進湖里游泳一樣，有一股涼蔭蔭的空氣向你扑來。雖然松林里沒有風，但松濤却給人帶來了涼意。這時候，各種鳥兒在枝頭唱着歌，好像大自然給人們派來了合唱隊；松鼠羣在松枝上梭一般的流竄着，机警得像一羣巡邏隊；一會兒，在松林深处發出一陣吱吱的怪叫，一看，原來是一隻大母猴在對人作着鬼臉。突然，一羣斑鹿從草叢里探出頭來，警惕地向四周張望，一見有人，回頭就跑。看樣子，這些野物已被伐木者的斧聲嚇怕了。

森林越走越深，越走樹木越稠密。歐陽文賢細心地觀察

着这古老森林的内部，四周的松树对着他作着各种姿态：有些松树的枝干桠杈长得十分匀称好看，挺像一羣健壯的小伙子；有些却曲着胳膊，歪着脖子，露出一幅孤癖离奇的神气來，可笑的是那一棵黄花松，身子細長細長的，光禿禿的头頂，中間長着几根稀稀朗朗的桠杈，可是長得却挺高，並且把头探到森林外面去，也不知道是想看一看天空美丽的云彩，还是想呼吸呼吸林外的新鲜空气。森林里最多的还是那些又高又直的老紅松，它們像巨人一样直直的站在那里，有了它們，林子里顯得格外拥挤，可是那些年幼的小松树却委屈地昂着头望着它們，好像在說：討厭的老紅松，还不滾出松林去，你們压得我們連气都喘不过來了！……

在那終年不見陽光的峽谷里，生長着一些不知名的植物，要想分清它們的種類是困难的。好像整个森林的雜樹都集結在这里了，它們混雜不清的互相糾結在一起，也許是在剛生長的時候都急于出生到这个世界上來，來不及把自己的胳膊和腰肢伸直。它們長得既不像籐葛，也不像樹木，好像是籐葛和樹木的混合种；它們互相競爭着、排擠着，有的把自己的枝桠纏着別的枝桠，有的放出長長的籐葛，縛住另一些新生的枝头，誰都怕自己压在羣樹之下，窒息在那陰森的林子的低層，結果誰也沒有長成真正的良材。

歐陽文賢一个人走着，四周靜悄悄的，沒有一點動靜，連鳥儿的歌声也漸漸听不見了。只見有一隻受了伤的松鼠一瘸一跛的从馬路上跑过。在山坡上已經出現了被鋸斷了的白色的樹樁，木料橫七豎八的躺在森林里。当他轉过一个山脚時，一陣強烈的松油香扑了過來，接着又傳來一陣混雜不清

的聲音。歐陽文賢感到離林區已經不遠了，急于回連隊的心情使他加速了步伐。聲音越來越近，越來越明顯了……已經能辨別出斧聲、鋸聲、倒樹聲、歌聲了……他停止了腳步，側耳細聽，極力想從這些聲音中聽出一個熟悉的聲音來。這時，果然有一個特別宏亮的嗓音在森林裡響着：

“加油呀！同志們，指導員快回來啦！我們要用新紀錄來迎接他！……”

歐陽文賢臉上泛起一陣發自內心的微笑，他用肯定的語氣自語道：“是他，是他的聲音。”

轉過兩個山腳，伐木區就呈現在面前了，現在已經可以清楚的看見戰士們的面孔和每一個人的動作。只見無數的鋼斧在陽光下閃着白光，砍在樹根上發出嗡嗡的声响，使那些巨大的松樹吓得渾身發抖，連每一根松針都在神經質地顫動着。鋸片在樹根下來回有節奏地拉扯着，樹身噴着白色的唾沫，不停息地發出嗡嗡的声响。忽然在林區的一角，爆發出一陣巨響，一棵巨大的紅松傾軋下去，這聲音像晴空霹靂一樣，在每一個深邃的峽谷裡發出駭人的回響。整個伐木區被一種緊張、愉快、火熱的勞動氣氛籠罩着。萬強在工地上忙碌地奔跑着，一會走到幾個戰士跟前揮一揮手，說幾句什麼，一會又出現在另一棵大樹下，比畫比畫，作着各種手勢。

歐陽文賢索性停止了腳步，站在一棵大樹後面，他想：乘部隊還沒有發現自己的時候，可以更仔細地看一看這些離開了兩年多的人們，尤其是看一看萬強，看看他在這樣一個長時間內有沒有什麼變化。

其實，萬強什麼也沒有改變。這個山東漢子，個子仍

是那样魁梧高大，臉上仍然泛着一种明亮的古銅色，他的前額寬大而微突，好像里面埋藏着无窮的勇敢和毅力。頭髮还是那样鬚曲着，隨便地堆在头上，像一朵烏云覆盖在上面。他的嘴唇常常是抿着的，只有当他大声發笑的時候，才会露出那兩排整齐的牙齒來。他兩肩寬闊，一見他就使你相信他是一个能够肩負一切重担的人。他的兩隻手掌出奇的大，即便是和他那魁偉的身軀比起來，也顯得有點不調和。現在他光着脊樑，露着一身結实、黑紅色的肌肉。虽然离得較远，还是能看見他的眼睛——那一对充滿了英雄气概与战斗活力的眼睛。戰士們常說：“打仗的時候，一看見連長那一对眼睛，我們的冲勁就上來啦！可是在白刃格斗的時候，敌人一看見他那一对眼睛呀，就要吓成一攤稀泥！”

歐陽文賢把視線轉向戰士們，他發現許多自己不認識的面孔，但奇怪！为什么不見战斗英雄班——第一班的戰士們呢？

他繼續用目光搜索着每一个熟悉的面孔……

万强忙了一陣，就匆忙地向伐木區的东北角走來，这是他和通訊員小李的伐木崗位。小李已經选好了一棵又粗又高的大紅松，他等着連長來了一起開鋸。等了好一会不見來，就坐在樹下背着臉偷偷地抽起煙來。

“哈！”万强用宏亮的嗓音喊道，“小李，你又在干啥？咱們的挑战条件你又忘了？上面寫得清清楚楚：我不發脾气，你不学抽烟，可是你現在又偷着学抽烟了，你說該怎么办？”

“噫……噫……”小李慌忙把煙头往地下一扔，立正站在連長面前，支支唔唔地說不出話來。

“噫——噫什么？沒有理由就沒有發言權，按章辦事——回去作檢討。”

煙头在小李背後燃燒着，升起了一股青煙，這股青煙圍着小李的褲腿繞起圈子來。

“哼！”萬強忍不住笑了笑說：“煙還在纏着你哩，你看！快要拴住你的腿啦！”

小李轉過臉去看了看那根煙头，用腳使勁地踩了踩，然後擺了擺褲腿，把那股青煙赶走。

“哈！哈！”萬強大聲笑起來，兩排白皙的牙齒整齊地露在外面。“對啦！這樣做才對，瞧着吧，以後烟癮再也不敢來纏你了。好啦！把鋸拿過來吧，咱們把這個大個兒干倒，要不，今天咱們倆准會掉隊！”

鋸齒在離地面十公分處撕開了一條裂縫，樹沫四處噴濺。萬強渾身的肌肉緊張地抽動起來，他一面拉鋸一面想：“指導員快回來了。”在上個星期他接到過歐陽文賢的一封信，信里說他在步校已經畢業，很快就可以回來。前兩天營長也說他最近兩天就要回來，可是兩天過去了，仍然沒有消息。剛才聽見公路上傳來一陣不十分清楚的馬達聲，使他又想起這件心事來。

“小李呀！”萬強一面拉着鋸，一面對通訊員說：“你猜。指導員今天會不會回來？”

“誰知道！”小李有幾分不耐煩的說，“真糟糕，給他買的香蕉、菠蘿都快放壞了。”

正說着，忽然从万强背后發出一个声音：

“老万，我已經回來啦！”

歐陽文賢突然出現在他們面前，也許是大家都在聚精會神地進行緊張勞動的緣故，沒有一个人發現他是什么時候走進工地來的。

“指導員！”小李驚喜地叫了一聲，向歐陽文賢撲過去。歐陽文賢親暱地撫着小李的头。

万强放下大鋸，猛地轉過身來看着歐陽文賢發楞，一時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兒，他臉上才顯出一陣不可抑制的笑容，向前走了兩步，大聲說道：

“噯！歐陽呵，你这傢伙，可把你盼回來啦！”

万强說罷，便向歐陽文賢伸出他那隻寬大的手，歐陽文賢也很快伸出手來，兩隻手同時重重地合擊了一下，便緊緊地握在一起了。但是，當他們準備脫手的時候，只聽見一陣噼噼的声响，一時不能脫開，這時小李在一旁驚異地嚷道：

“哎呀！指導員，你的手……”听小李一喊，歐陽文賢才發覺自己手上粘糊糊的，一看，原來是万强滿手的松油把他的手粘在一起了，引得万强也大聲笑起來。費了好一會工夫，他們才把手鬆開。

“你看，我們又結合到一塊啦！”歐陽文賢笑着說。

“可不是嗎！”万强發出一陣快樂的笑声，“這一次到一塊，就再不會分開啦。”說罷，便將他龐大的身軀和歐陽文賢併在一起，對通訊員說：“小李，快！通知部隊休息，指導員……”

“不用，”歐陽文賢用手在万强肩上按了一下。“小

李，不要去了，不要因为一个人影响大家的工作……喂！老万，我怎么沒有看見一班的战士們呢？你把咱們那面‘旗幟’插到什么地方去啦？”

“喂！你還沒有忘記第一班啦，你看！”万强指着对面一座更高的山嶺說：“我把他們插到最高的山頭上去啦！你看怎么样？英雄班嘛，應該放在最艰苦的地方，这可是老傳統呀！你說对吧？”說罢，他又自豪地笑了起來。

“这样吧！”歐陽文賢看了看整个部隊說，“咱們先去看看一班，回头再和大家見面。怎么样？”

“好，战士們真是想你呀，昨天一班長还派人到連部來打听你回來沒有哩！小李，跑快，通知一班去。”

“是！”小李敬了个礼，飛快地抄着小路向一班跑去。

三 歡 聚

万强帶着歐陽文賢順着一條小路下了山坡，淌過一條小河，然後爬上几百公尺高的陡坡，走進一片繁茂的松林，就到了一班伐木區。

“你看！這一帶森林怎么样？啊？”万强兴緻勃勃地指画着所有的森林說。“从前，卡木嶺林區被江外有名的慣匪馬金刀一个人霸占着，連老鄉到里面拾一根枯樹枝都要罰款。一九五二年我們把馬金刀股匪消滅在这片森林里，这以后，卡木嶺林區就歸國家所有了。你別以为我們現在是在森林里面，其实呀，不过是剛剛踏上森林的边兒，据老鄉